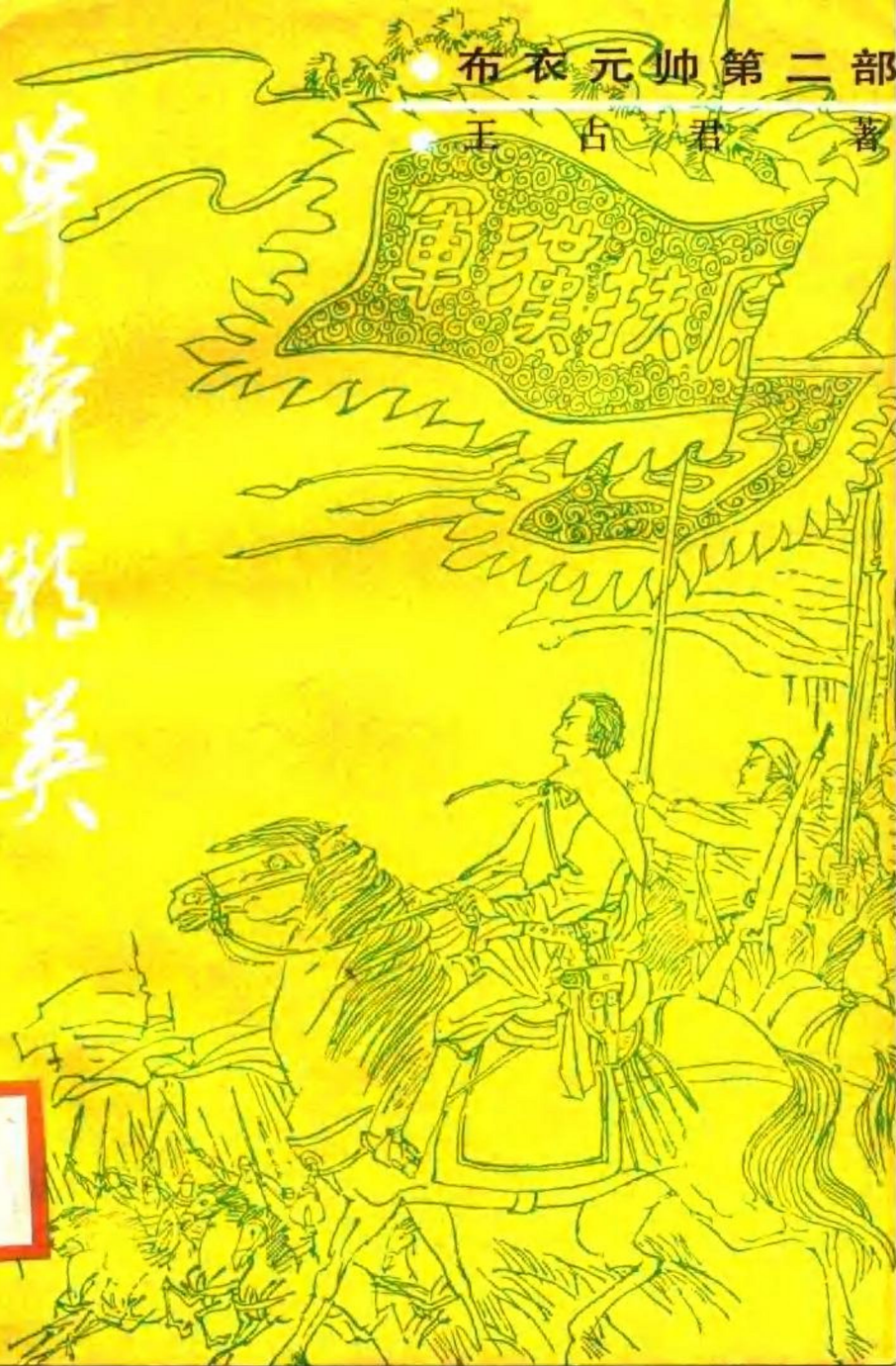


布衣元帅第二部

王占君 著

单
薪
新
英

3



草莽精英
Caomang Jingying

王占君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 275,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¹/₈ 插页: 3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80

责任编辑: 郭锋

插图: 李德庆

封面设计: 贾明

责任校对: 潘晓春

I S B N 7 - 5313 - 0123 - 7 / I · 115 定价: 2.9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长篇历史小说《布衣元帅》的第二部。

小说第一部《绿林俊杰》，展示了清朝末年官逼民反，白朗被迫率众起义的历程。本书紧接上部，描写了白朗领导的中原扶汉军，转战豫、鄂、皖各省，同反动的北洋政府，以及帝国主义烈强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所有主要人物又有新的精采表演，又有一些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粉墨登场。著名的枣阳之战、商城之战、六安之战、鸡冠山之战……都在读者眼前重现。多少处，断头流血炮火硝烟；几多回，儿女情长鸾飞蝶散；谁料到，妙龄女郎竟是内奸；更有那，神秘乌鸦时隐时现……书中不乏斗智斗勇、悱恻缠绵、引人入胜的惊险场面。文白相间通俗流畅的语言，情节曲折多变，人物新鲜丰满，会使读者爱不释卷。



作者小传

王占君同志，194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辽宁分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辽宁省阜新市文联副主席，辽宁省劳动模范，著名通俗文学作家。1975年下肢瘫痪后，致力于中长篇小说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白衣侠女》、《东藏魔影》、《保安司令》、《大漠忠魂》、《苍山碧血》、《绿林俊杰》等十几部，其中《白衣侠女》获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奖，被誉为“高产的章回小说家”。

目 录

- 第 一 回 迷雾重重行奸入室
信使双双履险进山..... 1
- 第 二 回 白发老娘言谈悖理
混血美人举止有异..... 14
- 第 三 回 重创敌兵悬崖突围
出其不意义军北上..... 28
- 第 四 回 收降将轻取神垕镇
用内应智克禹州城..... 41
- 第 五 回 黑虎将活捉杨大少
白虎将生擒陈知事..... 53
- 第 六 回 大都督义送窈窕女
扶汉军巧出包围圈..... 66
- 第 七 回 红尘绿陌靓女情柔
小楼秘阁乞翁志壮..... 80
- 第 八 回 闹市巷战街头陈尸
暗室藏人警局泄密..... 93

- 第 九 回 击看守牢房救沈含
掠店铺义军扰唐县..... 106
- 第 十 回 斥威迪商行缴洋货
释俄女南关惩牛祥..... 119
- 第 十一 回 凜正气片言退飞艇
诱官军故意散金银..... 133
- 第 十二 回 抛浮财诱敌获全胜
处逆境易帜勇进兵..... 145
- 第 十三 回 华宴未成枣阳城破
神父俯首教堂被焚..... 156
- 第 十四 回 出奇兵夜袭连失利
与洋人谈判隐玄机..... 169
- 第 十五 回 将计就计枣阳突围
月夜偷情草坪幽会..... 180
- 第 十六 回 太神秘乌鸦隐真相
好奇怪杨端不翼飞..... 194
- 第 十七 回 光天化日马车闹鬼
大言不惭牛祥要妻..... 208
- 第 十八 回 实无奈白娥应亲事
受逼迫蓝眉投毒丹..... 221

第 十 九 回	假姐弟难成真姐弟 真夫妻原是假夫妻.....	234
第 二 十 回	入虎穴只身擒成慎 弃信阳设伏败赵倜.....	247
第二十一回	贪金錠汪心富纵敌 追穷寇关凤池死难.....	261
第二十二回	假维持熊四宾谋任 反伏击拱卫军逞凶.....	274
第二十三回	聚信阳编织包围网 炸飞艇激战丰家集.....	289
第二十四回	出重围奔袭老河口 图巴蜀计夺荆紫关.....	302
第二十五回	军情急省督恋美妾 枪声紧使女刺白朗.....	316
第二十六回	宿古刹雌谍倒采花 陷山庄女将几遇险.....	333
第二十七回	袭山寨黄莺系仇结 获密信黑妞破谜团.....	350
第二十八回	牛司令兵败青龙岭 白都督智取鸡冠山.....	367

第 一 回

迷雾重重行奸入室 信使双双履险进山

漫无边际的大雾，浓得象毛毛细雨，笼罩了四十五里虎狼爬岭，笼罩了巍峨的三里寨，笼罩了寨中唯一的建筑物祖师庙，也笼罩了寨内数不尽的简易棚舍。一切都被浓雾遮盖了，包裹了，天地混沌一片。那面高挂的“中原扶汉军”大旗，也被浓雾打湿，傍偃着旗杆下垂，就象三千被围义军的心情一样低落压抑。

天刚破晓，祖师庙正殿里刚能看出人的轮廓，大都督白朗正坐在床板上想心事。自从去年年末举起义旗，半年多来，白朗率领中原扶汉军，甩掉北洋军的主力，打到舞阳南部山区，然后迅即挥师东指，突入西平城西的出山寨，又奇袭舞阳西南的王店，再南下攻入泌阳之北的象河关，旋又折向西北，兵围方城境内的独树镇……总之是兵锋所指，畅行无阻，官兵不是望风披靡，就是被牵着鼻子疲于奔命。在此期间，各地小股杆子纷纷加入义军，主要的有熊耳山李鸿部和临汝县侯义部，使队伍增加到三千人。这一连串的胜利，确实使大家头脑有些发昏，认为官军全是不抗打的水豆腐。他们在连续转战半年之后，于1913年4月下旬，回到发祥地虎狼爬岭三里寨休整。不久即发觉有官军向驻地接近，但

是白朗等并未予以重视，觉得官军不过是应付上司，虚张声势而已，只要义军出击，他们必然望风逃窜。又过数日，官军越聚越多，才引起注意。白朗命黑虎营统领牛祥领兵出击，要他把官军赶走。牛祥以为定会马到成功，横扫官军如卷席。不料却遭到官军的顽强抗击，黑虎营失利，死伤四十余人。接着是侯义率猛虎营出击，也损失了六、七个弟兄，被官军顶了回来。白朗见状，立刻派侦探队下去探查官军实力。两天后侦探队长金抓回报，三里寨已被官军重兵包围。义军面对的是北洋军河南陆军主力，官兵六千多人，由新任河南护军副使吕品指挥，下属中有义军的老对手、河南陆军混成旅旅长袁帮，独立团团长刘侗等。白朗这才有些着急，他怕官军继续增加兵力。好在义军经过休息，体力业已恢复，他决定率领全军打出去。可是官军已修好工事，且火力极强，白朗两番尝试，损失一百多人，却不能突围，遂与官军形成对峙。但官军很有耐性，只是将三里寨围定，并不发起攻击。转眼二十余日过去，已到了五月下旬，义军饮水困难，而且粮食也所剩无几。白朗身为全军统帅，他怎能不万分焦虑。

床头的几案上，堆放着一册《三国志》。白朗哪有心情去看，而且殿内昏暗，根本不能看书。他轻轻站起，微皱两道细眉，缓缓踱步深思，该如何解脱这一危局。

就在这时，院中突然传来一阵女人呼喊：“快来人哪！”声音急促而又尖厉。白朗一惊，几步跃出殿外，只见白娥披头散发从偏殿跑出。她赤着双脚，上边只穿一件紧身胸衣，脸色煞白，面带惊恐，这种状态显然是睡梦之中突然受到了惊吓。

白朗急步上前：“怎么回事？”

“六哥，有，有人……”白娥羞于启齿说不下去。

“到底怎么了？”白朗着急未免带气。

白娥双手把脸一捂：“有个男人钻我被窝……”

“啊！”白朗登时气得双眉倒立，“真是岂有此理！”拔出腰间手枪，直向偏殿奔去。

侦探队长金抓闻声赶来，他怕发生意外抢在白朗前面，用枪向屋里一指：“是哪个贼胆包天，还不快滚出来！”

等了一会无人应声，白朗和金抓走进白娥卧室，但见后窗大开，窗台上尚有足迹可辨，显然歹徒是越窗入室又越窗而逃。白娥跟进来，发现金抓在看自己，赶紧趿上鞋穿上外衣。这工夫，白瞎子也闻讯来到，他急切地问：“娥子，你吃亏没有？”

白娥羞怯地答道：“歹人一上床，我就挣扎着跑出来。”

白瞎子听了女儿的话，这才放心。因为他只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确实指望招个贵婿或富婿，以便老来有靠。

白朗对此事大为恼火，眼下大敌当前，义军前途未卜，竟还有人敢来采花折柳，这是决不能容许的。他立刻追问：“娥妹，是何人所为？告诉为兄，一定严加惩处。”

“那歹徒用黑布罩面，只露一双眼睛。”

“难道没有丝毫特征？”白朗试图抓些线索。

白娥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紧跟着又想起来：“歹人与我撕掳，我在他手背上狠咬了一口，他才负痛松开，想来当有齿印。”

白朗闻此言，心中便觉查找歹徒不难。他想，敢于打白娥主意的，决非普通兵士。心想，白娥与黑妞同室居住，昨夜黑妞下山，今晨就出事，这说明歹徒是知道黑妞不在，才

趁机妄图行奸。如此看来，十有八九是头领中某人所为。白朗把这想法说出，白瞎子连说有理。

“我看也许是牛祥。”金抓率先说出了看法。

“何以见得？”白朗反问。

金抓答道：“牛祥平时见了女人如苍蝇见血，他对杨娃那样的烂女人都馋涎欲滴……”

“有理，”白瞎子抢过来说，“他打娥儿主意非止一日，明心难道忘记，半年前那天傍晚，娥儿正在换衣，牛祥突然闯进去……”

“我看未必，”白朗对他二人的分析，显然持有异议，“牛祥为人我最了解，他年近三十尚未婚娶，素常是好接近女人，然而他秉性忠直，决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他象猪八戒一样没出息，这歹徒肯定是他！”白瞎子认准了是牛祥。

“这事要有证据。”白朗从内心希望排除他，因为牛祥眼下在义军中，是白朗最信赖的膀臂。

金抓提议说：“要弄清此事却也不难，只需召集众头领议事，看谁手背有齿印，那就当场擒获，一审便知。”

一提众头领议事，白朗更加想起杜黑妞下山至今未归，莫再出什么意外？原来黑妞见三里寨之围难解，义军处境越来越不利，她便要下山刺杀官军主帅吕品，使北洋军群龙无首，义军就可乘便突围。白朗未能劝阻，黑妞昨夜便摸下山去。原定天亮前返回，如今天已破晓，黑妞未归，不由白朗不急：“黑妞会不会出事？”

金抓十分佩服昔日女主人的武艺和机智：“都督放心，杜总管号称嵩山女侠，刺杀个把人还不轻而易举？”

“黄面金刚吕品并非等闲之辈，况且护卫如蚁，杜总管

至今未归，只怕是……”白朗不愿往坏处想，赶紧岔开话头，“金队长，传令各位统领，速来大殿议事。”

金抓领命走下，白朗、白瞎子又嘱咐、安抚白娥几句，然后一同走出白娥卧室。

白瞎子狠狠地对白朗说：“明心，查出这狗娘养的，一定要立即处死，决不轻饶！”

“那是自然。”白朗顺口回答。

此刻，浓雾稍觉淡薄了些，微风乍起，雾气打到脸上，感到凉丝丝。白朗昏昏的头脑，似乎也清醒一些。他猛然想起义军的处境，大敌当前，还需稳妥慎重处理为好。他们进入大殿，各统领也陆续来到。最先进来的是飞虎营统领宋苍年，然后是白虎营统领李鸿和猛虎营统领侯义。又等了一阵，仍不见黑虎营统领牛祥和神虎营统领汪心富到来，白朗未免不悦，询问金抓：“他二人为何迟迟不至？”

金抓未及回话，牛祥已大步走了进来，边走边说：“有什么军机大事，是不是要突围，咱老牛打头阵，管保杀透连营。”

白朗一改往日的随和，板起面孔：“牛统领，何故来迟？”

“啊嗨！今个是犯哪股风，都督还端起架子来了。”牛祥说着见白朗异常严肃，也有几分发惧，遂恭恭敬敬施一礼，“启禀都督，我方才到王四那里去了。”

因为牛祥是拱手施礼，白瞎子一眼瞥见，牛祥左手背缠着白布，急忙发问：“你的手？”

“别说了，算是倒霉透了！”牛祥把左手举起来，“今早睡得正香，一个大蝎子狠狠蜇了我的手背。我老牛是脑袋掉了都不喊疼的主儿，这一蜇疼得我直抽凉气。实在挺不住

了，便去找郎中王老四。这个老兔子拿我开心，说是唐僧取经遇上的那个蝎子精看上我了，要真是那样，它变个俊俏的小娘们和我睡上一觉，就是蛰死也不屈……”

“牛祥！”白瞎子大喝一声打断他的话，“想不到你也会编白了，可是你编得再圆也无济于事！”

牛祥愣了一下：“哎，瞎叔，你这话什么意思？”

白朗见此情景，也认定歹人是牛祥无疑，用手一拍桌案：“牛祥，你干的好事！”

牛祥浑身一哆嗦：“官大哥，我怎么了？”

“你还装蒜，”白瞎子用手指点着牛祥，“你竟敢对白娥强行非礼！”

“我当是什么天塌地陷的大事，”牛祥不以为然地说，“今天早晨，我不过就是趴在白娥后窗户看看。”

“明明进屋了，还不从实招来，休想狡辩！”白瞎子更加得理不让人了，因为白朗曾有意将白娥许配牛祥，他看不起牛祥那个穷模样，打心眼里不同意，只是不好明确反驳而已，如今有了这件事，就是不处死牛祥，起码这门亲事也得黄。

牛祥还是不在乎的神气：“看看怕什么，看不缺鼻子也看不少眼睛，大哥早就答应把她嫁我，早晚还不和我在一起睡觉。”

“你太放肆了！”气得白朗又重重一拍桌案。

“明心，还不把他抓起来以正军法。”白瞎子提议。

白朗在考虑如何处置牛祥，神虎营统领汪心富匆匆走进来，立刻向白朗躬身请罪：“大哥，小弟来晚了。”

白朗一眼望见汪心富右手背包着白布，心中不觉一动：“汪统领，你右手为何包扎？”

“禀大哥，今晨我起来小解，草丛中窜出一只灰兔，我便欲捕捉为大哥佐餐，谁料兔未捉到，右手背反被荆棘划破，我去找王四上药，故而来迟。”汪心富又拱手一礼，“还望大哥谅解。”

白朗心中暗自盘算，这事情未免太巧了。白娥将歹徒手背咬伤，牛祥、汪心富就都手背出事，他们之中定有一人是歹徒，但他把握不准谁是歹徒，就又想起黑妞来。以往遇事难做主张，有叔父和黑妞两人出谋划策，如今黑妞不在身旁，而叔父这个军师，似乎又有些偏向，白朗沉吟不语。

白瞎子认定准是牛祥，他知道白朗与牛祥情深意笃，以为白朗难以下手，就在一旁发话：“金队长，绑了牛祥。”

金抓刚刚走上前，白朗把手一摆：“慢，去传王四来见。”

金抓当然还是要听白朗的，领命而下，很快将王四带到。这王四随李鸿投奔中原扶汉军后，因无军医，他便做随军郎中。

王四仍然是那副油腔滑调的样子：“都督呼唤小人有何差遣？”

“王四先生，”白朗待人一向和气，越是看不惯的人越是如此，“牛、汪二位统领，手背都是何种伤情？”

李鸿因为王四是自己旧部下，在一旁提醒说：“事关重大，你要从实讲来。”

王四眨巴眨巴小眼睛，四外看看，只觉气氛有些严肃，但却猜不透内情，来时路上，金抓守口如瓶，什么也不肯多讲，此刻真叫他有点发懵。他怕白朗怪罪，也就照本实说：

“都督，今早我刚睡醒，牛统领就找我看手，原来是被巨蝎所蛰，我给挤出毒血，敷药包扎。他刚走，汪统领就到了，

原来手背被荆棘划破，我用草药水洗过，涂些药膏也做了包扎，以上句句实情。”

白朗未听出漏洞，心想，难道这二人都与此事无关，只是偶然巧合？哪能这样巧呢？白朗想了想又吩咐：“二位将药布打开，待我看看。”

牛祥、汪心富全都尊命解开，将伤手伸到白朗面前。白朗先看牛祥，手背肿得象个馒头，果然被蜇得不轻。再看汪心富，手背确是划出一道口子，想来也够疼痛。白朗没看出破绽，心里暗暗说自己好没算计，白娥在歹徒手背咬出齿印，此刻也该消失了，察看手背岂非多此一举。遂把手一挥：

“大敌当前，时刻可能恶战，要小心调养，快都包好吧。”

王四上前，先给汪心富包扎，未缠一圈，白朗忽然又想起什么：“慢！”

汪心富的伤手不觉一抖，王四的手立刻感觉出来。汪心富抬起头来含笑问：“都督，您还有何话说？”

“待我再看一眼。”

汪心富只好又把手伸了过来。

白朗托着汪心富的手问：“你好象在发抖？”

“啊，是有些。”汪心富声音有点走调，“是有些疼哩。”

白朗这次注意了，汪心富手背伤痕的形状可疑。按理说被荆棘划破，伤痕应是条状或弯曲的，怎么竟成了圆弧呢？

汪心富见白朗抓着他的手久久不语，便有些沉不住气：“都督，你还没看完？”

白朗心中在急切地考虑，在这紧急关头，怎能当面说破？还是拖延下去待突围后慢慢处置为好！就在这时，“啪啪啪”，枪声骤然响起。众人全都一惊，不约而同起立。白朗

当机立断的：“官军要发起进攻？快！我们都看看去。”

白朗在前，众统领紧跟，大家飞步出祖师庙，出三里寨，直到前沿阵地。这里正是神虎营防区，帮统汪心贵，正趴在堑壕探出身子向前面枪响处观察。看见白朗等来到，赶紧转身垂手而立。

白朗跳入堑壕问：“敌情如何？”

“现在还闹不清，不知枪声如何响得这样急。”汪心贵又禀报说，“我已派两名兵士去侦察，还没回来……”

白朗点点头，也趴在堑壕上张望。雾气仍然很大，十数步外，就看不清任何东西，树木、岩石，全都如同隐没在白纱里。那相距二里外的官军营寨，和那仍然响个不停的枪声，就更加是个谜。众人都屏住呼吸，注目观察，义军兵士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枪声更近了，浓雾中闪出几个飞速奔跑的身影，前边两个显然是官军。

汪心富伸手就要开枪：“不好，官军摸上来了！”

白朗一把按下他的枪：“别打，黑妞在后边。”

大家这时才看清，两名官军后面果然紧跟着杜黑妞。随后，又是汪心贵派出的两名义军兵士。他们正跑着，一名义军兵士突然中弹倒地。白朗忙叫汪心贵开枪接应。义军阵地排枪响过，追来的官军在浓雾中刚一露头，便立刻缩回去了。黑妞等三人飞速跃进堑壕，兵士也架着负伤的同伴返回。

白朗看看两名年轻的北洋军兵士，甚觉奇怪，忙问黑妞：“总管，这是怎么回事？”

黑妞面带难以掩饰的喜悦：“都督，且到祖师庙再说。”

白朗与众统领回到大殿，黑妞吩咐金抓为两名北洋兵看

座。大家更加费解，白瞎子是独目，不屑地扫了两个北洋兵一眼：“杜总管，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呀？”

黑妞没有理他，而是十分庄重地对白朗说：“这二位是国民党派来的联络员。”

“啊！”众人全都感到十分突然。他们虽然身处僻野，又从来不看报纸，但是对于国民党推翻满清，现在又被老袁压垮这事还是知道的。但是国民党一向活动在南方，如今为何又在豫省出现？又为何不避危险来到这里？

众人惊愕间，那为首的细高个联络员，已站起走到白朗面前，递上一封信件：“大都督，这是孙中山先生致您的亲笔公函。”

白朗看过公函，不觉肃然起敬。对于孙中山，他不只闻名，确实无比钦佩。过去曾怀有希冀，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然而他刚刚开始想的事，就被孙中山实现了，白朗对孙中山真是敬若神明。这样崇拜的大人物，竟主动派来联络员，又怎不叫他万分高兴。从公函中他知来者姓沈，忙客气地相让：“原来是沈先生，快请坐。”

白瞎子大概不忘做为军师的责任，审视地看着两位来客，以怀疑的口气问：“二位为何这种装束？”

“军师，事情是这样，”黑妞介绍说，“昨夜我下山欲行刺吕品，怎奈狗官戒备森严，帐内彻夜灯火辉煌，守夜巡逻兵丁往来不断，守至天亮难以下手。返归中遇他二人，知是孙文特使，是我活捉两名官军，为他二人改扮，这才趁浓雾混上山来。”

“啊，原来如此。”白瞎子不冷不热，依然保持着警惕。

白朗手掐公函，也说出了自己的疑问：“沈先生，这信